

《我的父親母親》5D 馬雁玲

自我懂得數算以後，我便知道人的壽命是何等的短促。原來不經不覺間，我已長大成人了。回想當日，正牙牙學語的我在兩雙溫暖的大手中受著呵護，他們怕我吃穿不夠，冷暖不分，大好的年華盡花在我的身上。

我的父親母親與平常人一樣，都會有怯懦的時候，但他們卻一直扮演著我的「小長城」。父親為人正直不阿，重親家庭，是周遭的人所公認的「廿四孝父親」。我的母親也是看上了爸的這一大優點才答應與他共諧連理。我的爸說話總是含蓄寡言，但做事卻直截了當，當中的情義表露無遺。而我的母親則是恰恰相反，坦言直率，做事則會深思熟慮。

從小，我便在「長城」的懷中享受著無微不至的照料，即使有狂風暴雨，他們都會作先鋒，為我一擋。記得那一年，天色昏暗，雷電交加，天文台早已懸掛八號強風訊號。當學校的廣播器宣佈停課，我不慌不忙跟著大隊走到校門列隊，準備乘坐校車回家之際，一個中年男子一身濕漉漉的，氣喘吁吁地問校工：「我是余穎嫻家長，請問她……」「爸！」我大喊，撥開人群，衝向爸。大家看到這一幕都不禁「叫囂」，有的還向我爸投了個佩服的眼光。爸向老師告辭後，便緊握我的手，回家去。

可是我們走出校門都不過是十多步，天色瞬間驟變，雨水如實心的珍珠打在我們的臉上，而風也使了勁似的鑽進我們的衣服。我不禁打了個哆嗦，這時爸蹲了下來，並示意要揹我，我毫不猶豫地爬上了爸的背上，頓時爸的背部傳來的體溫使我暖和了一些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們都靜默不語，惟一次僵局被打破的是爸問了我一句：「冷嗎？」當時我立刻作勢使勁地甩頭，而他又似乎接收到這信息，於是便繼續揹著我，走到去巴士站。

記得那一天到家後，爸因風寒入體，病了一星期多。休養期間，也不忘晚上給我蓋被子，令我感動無比。我家除了爸這一寶外，當然少不了我媽。媽總愛嘮嘮叨叨，但是教誨我的都是一些至理名言，令我畢生受用。媽擁有一副兇惡的樣子，不笑的時候跟鬼神絲毫沒有分別，但她的死穴卻是害怕無邪的小狗。我依稀記得媽曾為了我跟一隻狗搏鬥。當日我懷著愉快的心情，哼著兒歌，大步大步地走回家，一刻不留神踩上了一隻唐狗的尾巴，頓時我的臉色蒼白如紙，身子僵直了，動彈不得。雖然那天正值入秋之際，風散亂的吹著，但仍然有一滴水珠從我的額上緩緩流下，經我的眼角落下。正當我打算豁出去，與大狗來一場「世紀之戰」的時候，被一個婦人捷足先登。

她擋在我的面前，挺胸收腹，一副吃了豹子膽的樣子，但一雙手卻在顫抖不已。頓時四周刮起大風，枯葉飄落，我見形勢不對，便退得遠遠的，「靜觀其變」。媽的雙目對上了大狗的，那狗咧開一排排尖銳的牙齒，霸氣不斷從鼻子裏噴出。幸好，媽也不甘示弱，隨手從一旁的地上撿起一枝既粗且長的木枝，並紮好馬步，蓄勢待發。他們維持了這種狀況已有好幾分鐘，最後由於大狗心感無趣，便自個兒走開去，世紀之戰也在無言中落畫。

那一次也是第一次看到媽為了救我而作出如此魯莽的行動，一點也不像她謹慎的作風。我的爸媽都很「強」，不顧自身，也要奮身保護我，試問夫復何求呢？但是歲月不留人，現在的他們都不如昔日，臉上早已爬滿了魚尾紋，老人斑之類的，僅餘的黑髮已不能再遮掩白色的髮絲，身手也大不如前。我多次反覆地計算著他們的歲數，不知怎地，瞬間又多了好幾年。面對冷冷的數字，我只有無奈的份兒。

天下間的父母都肩負著養兒育女的職責，這也彷彿成了子女們應有的福份似的，但隨著時間一點一滴被蒸發掉，父母也逐漸老邁，如果我們依然無動於衷，那試問養育之恩何時報？如果我們依舊不好好珍惜與父母相處的時間，那試問到了最後你能說出「不後悔」三個字嗎？